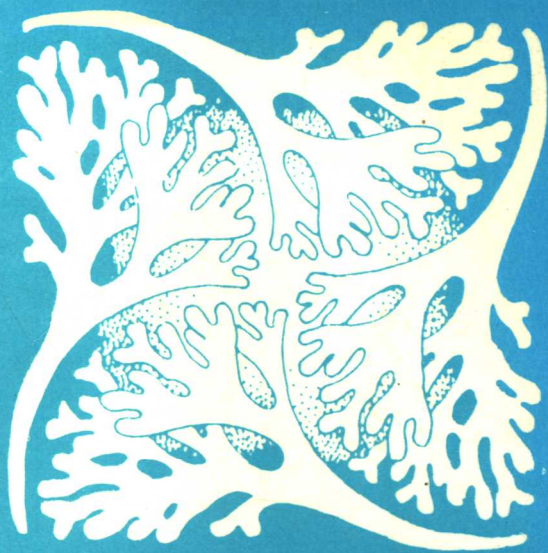


3 書叢院書湖鵝

文 學 與 文 心



程
兆
熊
著

局 書 文 明

程兆熊 著

明文書局

鵝湖書院叢書3

文學與文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鵝湖書院叢書3

171 文學與文心

平裝一冊定價新台幣二五〇元

著者：程

兆

發行所：明

文書

發行人：李

潤

出版者：明

文書

熊海局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7樓
電話：三六一九一〇一・三三一八四四七
郵撥：〇一四三六七八四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字一九九三號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初版

Ming Wen Book Co., Ltd.

7F No.49, 1 Sec., Chungking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R.O.C.

Nº 000617

41.5

鵝湖書院叢書總序

我初到鵝湖時，曾有詩抒寫一己之觀感，名「初到鵝湖」。其一為：

「省識風塵萬里吟，回頭自是白雲深；當年一次鵝湖會，此月還留天地心；應任予懷山與水，不須他想古猶今；眼前光景知何似？喜見桃花李樹林。」

其二為：

「等閒覓得新天地，便自逍遙天地中；此水已非前水在，他山更映後山紅。拈來花草留窗下，携得孩兒過水東；祇是鵝湖欣作主，嬉嬉終不似孩童。」

在鵝湖，東晉時有一姓龔的隱士養了許多鵝。在唐時，有馬祖的大弟子名大義禪師，成了一個大叢林，名峰頂寺。在南宋時，有朱子，陸象山，陸子壽，呂祖謙四先生聚會講學，後來成了一個鵝湖書院，那是天下四大書院之一。到清末民初時，地方人士更從而創辦了鵝湖師範學校和信江中學堂，家父小時，就在那裡讀書。我初到鵝湖之二詩，是成於民國三十

HW 105/07

四年六月五日。那時抗日戰爭纔結束，我就由地方人士請去辦信江農專，信江農學院，並附設青年軍屯墾訓練班，還計劃辦信江大學。只不過一到三十八年四月四日，我就離了鵝湖，不久又來了台灣，在台灣台北，我偶然和同學沈珠嬌，陳冠州，張清標，劉儷，蔡龍銘等，到了一個翠谷，獲一勝景，頗似鵝湖，因即填一詞，調名江城子。詞為：

「由來地久與天長，路漫漫，雲飛揚。翠谷深深，難得是清閒。到此應知無限好，纔放下，即清涼。」

「眼前溪水正潺潺，兩山間，一山莊。境似鵝湖，只不見冰霜！試問一心何所繫？炎夏日，水雲鄉。」

我在以前的鵝湖書院裡，辦了學校，栽種了不少的桃李梨橘，又寫了一些文章，也印了一些書，這都符合着一個書院。但自三十八年四月四日離了鵝湖以後，近四十年來，更在台灣山地首先栽種着桃梨以至蘋果，又在台中農學院寫了不少文章，也在香港新亞書院及台大，文大等校，印了不少的書，但總是不見了一個書院。因思鵝湖書院雖已遠離，但對一己所居之處與所藏之境，即復名之為書院；而以所印之書，亦名之為書院叢書，以免此一書院消失於今日世界，而求安頓此懷，安頓此心，並安頓此一生命和此一世界，又有何不可？為此

之故，我遂將近寫之文，有關生命，有關園林，有關世界，與夫有關農工業文化者，雖不少已發表於各報章雜誌，但為免散失，終集成一書，並命名為「生命與世界」，且即以之為鵝湖叢書之一。另將以前在香港新亞書院所講之經子講義，如四書、五經、人物誌及文心雕龍等，分別編為四書大義，五經大義，人學與人物，及文學與文心等書，繼續予以出版，同作鵝湖書院叢書。自念一離鵝湖，即海外飄浮，幸吾妻携出子女六人，終獲成長。杜甫有詩云：「途窮賴友生」。今此鵝湖書院叢書之印行，亦是全賴友生。而明文書局於印行拙著論中國庭園花木，道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等書之後，又鼎力相助，實更可感。故特於此向李董事潤海，徐主編春梅，劉編輯盈伶等先生小姐誌謝！

民國七十五年十月程兆熊於陽明山

前言

憶在民國六十七年之際，承學生書店同仁之好意，印行拙著「中國文話文論與詩學」一書，並要我寫一自序。在那裡，我提到文字技巧，思想能力，時代精神，社會生活，傳統文化，國文定義，國文標準，個人修行，文章華國，以及全世界的安定力等等，此乃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擔任經子課程中之國文三部講義，初合印成書。我曾云……文話文論與詩學，目的在詩文的欣賞與寫作。這是屬於文字技巧，但更有關於思想能力。時至今日，且莫說詩，就是一篇普通的作文，我國青年，固不易作好中文；就是美國青年，亦難作好英文。現在美國的教育家及有名大學如耶魯大學等，都為此百思不解。大家想在技巧方面解決這個問題，可是走不通。這須得要從文字技巧，直說到思想能力。

關於思想能力，大家也許覺得很奇怪，因為目前時代進步，花樣至多，大家都聰明得不得了，為什麼還會思想短缺？但只要你細細一想，你就會明白：儘管聰明，但無頭腦。否則，就不會一切紊亂到今日的地步。大家不要以為知道得多，就思想得好。其實是知道越多，思想越亂。我們的古人有句話：「清明在躬」。要知一個人做不到「清明在躬」，就不易談得

上思想能力。

一個人以至一個時代，最大的悲劇是失卻了思想能力。為什麼現代人和現代時代，會嚴重缺失了思想能力？那可以說是：只由於一個字，那就是「忙」。人一忙，心就煩亂；一煩亂，思想就開不出來，而閉塞在裡面，絕難談上所謂「源頭活水」。思想不僅不能「思如潮湧」，就是要「思如泉湧」，亦是萬難。在這裏，大家無妨進一步問一問：為什麼忙？忙什麼？你以為大家真的忙了嗎？固然是大家忙得很，但其實是無一事情給你去忙，值得你去忙。大家忙得無事做，大家無事忙，大家惘然，大家茫然，大家惶惶然，「纔焉如不終日」！因此之故，時代不僅會無詩，時代亦儘會無文。這是一大荒涼和荒唐！

由此以言時代精神，那自然更會是一大空虛，因而只是急切。大家忙得不得了，接着便大家急得不得了。其實，此所謂急得不得了，只不過是急急走着冤枉路。一切都是沒有問題，成了問題；小問題成了大問題。問題越來越多，心情便越來越急。而心情越來越急，問題更越來越多。在這裏，正成了一個大循環，大家輪輪轉。於是，一切乾淨的，都被污染了。一切完整的，都被拆散了。一切上昇的，都被拉下了。於此空虛，急切之餘，再加上顛倒與墮落，這就是所謂時代精神。以此而為文，其文可知；以此而為詩，其詩可想。

似此時代精神，自會聯結着整個社會生活。表面一看，整個社會是花花綠綠，富麗堂皇

，但這只是表明着一切是粗線條，並不是靈巧，更不是靈性和靈光。大家像在拼命地幹，而且幹練得很，但其實是一無所能，而只是浮華，只是浪費，只是鋪張。大家只以此為生活，以此為榮，以此為樂。這當然也不會有文章。

由此以言傳統文化。這當然是一大遺產，這是文化遺產，亦是詩文遺產。根據我們以前的社會生活，我們形成了我們的詩文遺產。在我們的詩文遺產裏，或文化遺產裏，或傳統文化裏，我們可以細細檢討。我認為：假如我們以前的祖先們，不能「寧靜致遠，澹泊明志」，而也和現時代和現社會一樣，只是聰明得無頭腦，忙得無事情，急得走冤枉路，靈巧得只是粗線條，而又幹練得一無所能，又如何能有傳統文化而傳下來，使我們能够在今日世界中，沒有形成着文化的光棍？

由此再說到國文的定義，一般的說法是：國文就是一國的文學。這在英美德法等國，可以如此說。但在我國，因為豐富的文化傳統，就必須有其豐富的國文內容。我曾問了我很多學生和師友，我們的國文定義如何？很少有人給我回答或指示。本來這事是可以日用而不知的。但目前有一個問題是：大學二年級要不要排上國文必修課？我意：在我國，國文正是合語言文字，文章文學，與夫義理辭章，學術文化而言。由幼稚園至大二，正是一個完整的歷程，以使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性情，心靈，智慧，俱能於國文一課中，全盤加以學習。此

真是有關國本，不可不知。

本此以言國文標準，在我國實應較任何其他國家為高。要形成一個文化大國，並兼為一個文化古國，這是十分必要的。

從形成一個文化大國說：國文最有關於個人的修行。通常國文一課，可以影響一個人的終身。而國文老師亦每最受尊崇。只不過，真正的好國文先生，亦至不易多得。至於從一個文化古國來說：我們一向是以「文章華國」的。文章之可以華國，針對着目前無文的時代和無詩的時代而言，會更有其特殊的意義。從整個人類的歷史上看，凡是無文之世和無詩之世，都是悲劇之時代和悲痛之時代。那總須得拯救起來。而以文章華國，進而以文章華世，則正是一大「國文的使命」。

此所謂「文章華世」，其最重要的一個意義，是要給目前整個世界的一個安定力量。大家都知道：目前所有的語言力量，文字力量，文章力量和文學力量是無比的。那儘可以一下子使世界變色，又一下子使人世無光。莊子說：「言，風波也」，這正是說明着語文的掀風作浪。此在外方，則每於宗教中，另求安定。只不過，我們以前的義理辭章，學術文化，總是清明在躬，寧靜澹泊，文以載道，保合太和。此對以前是一個安定力量，此對目前亦是一個安定力量。那主要的原因是：那可以安定一個人的生命，安定一個人的性情，安定一個人

的「心靈」，並從而有其一大智慧的安定。

由以上所述種種，再回到中國文話，中國文論和中國詩學，若再參考一些外方的文學批評，當即知中國文話，實非閒話；中國文論，尤非戲論；而中國詩學，則近乎心學。自非僅僅是有補於青年寫作而已。

於此須再附言的是：我素習農業科學，以迄於今，惟偶而涉及詩文，並成此作。自思亦正是以農學方法，從事於此，故無時不教學生多爬山，多帶點土的氣息。而自問一己，亦別無他長，惟爬山而已。其次，國文一課，都是講一些文範，一些訓話，別無所謂講義。但據我個人經驗，加講此等講義，實可使學生對國文的看法，為之一新，而更能與其一己之生命性情心靈智慧相結合。

似此所述之「中國文話文論與詩學」一書，亦即那三本講義，出版以後，實不無影響。惟其後一己所著之中國文學批評論叢與文心雕龍講義，以及人物誌與四書五經等有關文學與文心，人學與人物之講義，迄未印行。今幸明文書局主人李潤海先生又慨然於印出拙著生命與世界及人學與人物一書後，又印此文學與文心一書，並將續印四書五經大義，與一己續寫之美論與字說，並總名之為鵝湖書院叢書。於此，我對鵝湖實有其深感。我來台灣多年，每念：

「鵝湖會講傳今古，自有今人繼古人；全是一番真面目，相逢時見一湖春。」

我總覺中國是文化古國，文化大國和文化中心之國。我更覺中國是人文古國，人文大國和人文中心之國。我們看經史子集之四庫全書，全不同於古希臘之學術分類。就我們而論，科學技藝，儘可以日用而不知；但人文化成，實不可一日之或缺。因既有生命與世界，即應有人學與人物，並從而有其文學與文心，且不可無其美論與字說。經與子乃人學與人物之十大文化遺產，史與集乃文學與文心之十大資訊庫藏，至於古神州之綠野，則更無處無時無其豐富之美論與字說的資源。到此之際，我國生命之學，性情之教與夫叢林之慧，結合為一，當必如易繫辭所云：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來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就如此以正德利用厚生，又厚生正德以利用。加上科學與民主，自然會是世界文化中心之古國與大國，又會是：全世界人文中心之古國與大國。我匆匆寫此前言，更覺由人學與人物，以談文學與文心，會有其特殊意義，我的「人學與人物」，主旨在說明人物有賴於人學，而人學則正所以造就人物。目前凡百事物皆有學，獨無人學，但究其實，凡百學問，皆有關人學，而古今中外之真正人物，亦莫不有其一己之人學，以求其生是真生，死非真死。在此人學所論，有孔孟耶穌，有人的生氣，生命，有人的簡單化，有從劉邵人物誌與陳襄經筵論

荐說人學，與夫孔子之道等。讀之當必有益，或不至虛度時光。於此，猶須說明，即在我印此「文學與文心」一書之前，我還由大林出版社印行一本「中國文學論」。此書由民國三十九年寫起，至六十二年，始告完成，那時我即在香港新亞書院教授「文章作法」與「散文選讀」兩個課程，並曾斷續說及文教，文德，文慧，文道，文情，文志，文思，文理，文氣，與夫文心等等。書名原為「論略」，隨後除去略字。首言「中國詩的本質探討」，次言「中國田園詩的精神剖析」，再次言「中國散文的進展方向」，以及「中國之文字，文句，文章與文學」。隨又言及「中國文學上之比興與夸飾」，「中西文學之比較」與夫「中國文學的理想性與清明性」。茲附該書再版時之前言如次：

『本書中，所載「中國詩的本質探討」及「中國散文之進展方向」，係余四一年在臺灣省立農學院（中興大學之前身）教授園藝課程之餘，偶爾寫出，甚欲以此教誨余女，因其正在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之故。所論「中國田園詩的精神剖析」，係四二年對農學院學生之講演，加以整理而成。其他兩文，則係三九年余在香港新亞學院教授「文章作法」及「散文選讀」兩課程時，寫出作講義之用者。惟此講義，並未印發，所講者，亦並不完全與此相同。多年海外逃生，老父老母，更死生茫茫，而難有消息。坐而論文，談何容易？為此曾函吾之第三子繼我科學之志，吾之長女繼我文學之業。惟子女仍屬稚齡，期之實屬過早。余由數

理而園藝，又偶爾涉及詩文。更時越峻嶺，爬高山，居高山族部落中，種蘋果。無窮之思，永恒之想，蒼茫問天，天無一語。歸來寂寂，寫此類書。一則因其關聯整個中國文化，為性情之教之一要項；二則因其未始不可慰此寂寥耳。各文曾分別發表於香港人生雜誌大學生活雜誌及臺灣以前教育部編印之教育通訊中，附此聲明。又本書出版承蔡繼聰鍾維娜二同學及周一心君之助，附此誌謝。最後兩文，即中西文學之比較及中國文學之清明性與理想性，乃六二年分別在成功大學及師範大學之講演，於本書重版時補入。而本書之重版，則全賴知交彭震球教授及大林書店之助，感謝無已。又本書之作，歷時多年；所論無幾，原名論略。惟思論不在多，亦無所謂略。此外余猶有中國文話、中國文論、中國詩學、中國文學批評論叢、文心雕龍講義等，不妨合觀，並請指正。』

由文字、文句、文章、文學而文教，文德，文慧，文道，文情，文志，文思，文理，文氣與夫文心等，再配合着真正的人學與人物，便即為人文化成。於此，我國古代的聖哲，總會是「文思安安」，而孔子更言道：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到這裡，生命的安頓，會沒有問題；世界的安頓，也不會有問題。由此說到文的愛好，這真不是一件小事體！

在中國文話裡，我曾說：

「人是土生土長的，文也是土生土長的。開花結實，人人能見；惟根藏在土，須蟄龍始知」。

又佛國記載：

「法顯去漢經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來，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心常懷悲，忽於此王像前邊，見商人以晋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淒然，淚下滿目。」似此法顯情懷，若能用作對本國文字與文學之愛好，自又會是另一番光景。

在此文學與文心一書中，前一部份是我所著之中國文學批評論叢，後一部份是我講的劉勰文心雕龍講義。在我所寫的「中國之文字，文句，文章學與文學」文中關於中國文學批評與演進方面，我曾說：

「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揚雄，王充，曹丕，曹植，陸機（文賦），虞摯（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鍾嶸，劉勰，沈約，顏之推等文學創作之批評，及所謂「精神史範疇之製造」，對我國古典的著作與人物，實有一種綜合的探討之意味，此實為第一期。以後，歷唐宋元明清，而詩話文話之作大行……雖似零星，不成系統，但正為繼第一期後而應有之努力，俾作第三期之準備。此第三期之工作，乃文藝史上之一新綜合

新評價，近似第一期綜合時代之復活……」

本此以論，劉勰之文心雕龍，在當時能點出文心二字，又揭出徵聖之旨，且行文美妙，自成一種創作，儘足為第一期之代表，至於本人所寫之前一部份以及此外之「美論與字說」，則未始非今日根據文藝美學的文學批評之一試探工作。是否有當？自惟有望於高明，予以教正。並感謝明文主人李先生及徐編輯等。

又憶在香港擔任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主任之際，我常率領師生，爬登九龍之獅子山頭，我曾贈以如次之詩云：

「只須步步出風塵，便作獅山頂上人；莫道獅山春且盡，本來無盡是青春。」

在師生之間，在彼此爬山之間，就如此充滿了土氣，充滿了風塵之氣，也充滿山川之氣。並由此而儘讓大家都悟着不少的文學與文心！此正是劉勰神思篇中之所言：

「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

於此，獅子之山，正雄視着南天之海。我在獅子山頭，亦曾暢論文學與文心。我又有詩云：

「譬如人到獅山頭，自是在山泉水潔；滴滴終歸大海中，出山亦復泉清徹。」

有時，我們還由獅子山頭，進到獅子山頂。我寫了一本獅子山頭之書，又寫了一本獅子山頂之書。當離開香港時，我還印了一本獅子山集。而在獅子山頂，我更題詩云：

1. 獅子山頂，崖懸凜凜；無心而爬，有水可飲。

2. 獅子山頂，風聲緊緊；究吹何方？無限牽引。

3. 獅子山頂，天光炯炯；白雲自深，一覺而醒。

在未去香港之前，我總往來於梨山。迨由香港還，我又曾寫了「梨山果樹的來龍去脈」之小書。惟當寫此前言之際，又見報端刊載不少「梨山症」。文學文心，固難言說；山川草木，亦至難言。